

新刊趙了凡袁先生編纂古本歷史大方綱鑑補卷之十七

梁紀附北朝東魏

高祖

武帝

諱衍

字叔達

南齊人

姓蕭氏

仕齊封

梁公

逆爵爲

梁興

齊曰

出蕭何

二十

則世

孫整

生館

館生

嗣子嗣子

皆不見否之已而生衍帝生而有異光狀貌殊特明角龍

顏重苦武頤舌文八字

有友在右手曰

武帝爲兒時能踏

達有文學東昏初鎖襄陽及兄懿死起兵年餘人於建康

王午

齊中興二年

梁高祖天監元年

齊進

大司馬

衍都督中

外諸軍事詔進大司馬位相國總百揆揚州牧封十郡爲梁公二

月詔梁公進爵爲王○

衍內有受禪之志沈約進曰齊祚已終

明公當承其運雖欲謙光不可不得已衍曰吾方思之約曰公初建

牙樊酒此時應思今王業已成何所復之衍然之事

按南史沈約歷三代該悉舊

草博物冷聞當時政則然自負高才昧於榮利乘時射勢彌累勢
談及居端於每進一官輒殷勤請退而終不能去用事十餘年未
嘗有所薦達政之得失唯唯而已

夏四月梁王衍稱皇帝廢齊王爲巴陵王遷太后於別宮封拜
其功臣有奏遂弑巴陵王於姑孰齊御史中丞顏見遠死之○目
梁主欲以南海郡爲巴陵國徙王居之沈約曰不可慕虛名而受
實禍梁主乃使所親鄭伯禽詣姑孰以生金進王王曰我死不須
金醉醪足矣乃飲沈醉伯禽就招殺之御史中丞顏見遠不食數
日而卒梁主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士大夫事而顏見
遠乃至於此

發明湯放桀武王伐紂二君不失爲聖人寶卷罪惡昭著蕭衍數其罪而誅之若湯武之所爲然後舉齊後封以一國使不泯比祖是亦足矣奚必假寶融之名以爲篡取之地哉且夫已立之已廢之又從而弑之將誰欺哉

何與天下
上大矣輩
期已遠之
至於此
二君不失

猶天

按周禮以肺石達窮民肺石也形如垂肺欲伸冤者立於肺石前一日聽其辭

秋八月梁定正雅樂

冬十一月梁立子統爲太子

統生王歲能

偏誦五經

參考

按南史太子美姿容善舉止讀

書數行並下遇日皆憶著述有青三萬卷自加元服帝使首萬卷

明於庶事不斷法獄多所全宥天下皆稱仁主寬和參衆善愽不形於色引納才學

之士賞愛無倦

蕭統五歲誦五經所著文言文選等作可謂文矣然

票信佛教立三諦法是文而惑於邪說不足以爲文

也居母喪水漿不入口可謂孝矣然母墓所爲厭禱見怒於父

終身不能自明是孝而昧於處變不足以爲孝也雖然歷代太

子若統之文且孝者絕

乎矣慎毋爲此刻論也

癸未梁天監二年夏五月梁僕射范雲卒以左丞徐勉將軍周

參看

武帝紀

卷一百一十五

梁天監二年

夏五月

梁天監二年

梁天監二年

梁天監二年

梁天監二年

梁天監二年

梁天監二年

梁天監二年

列人俱相
官相

宋以謝朏

上司徒

右少卿

道謝

捨同參國政。○捨雅量不及勉而清簡過之。兩人俱稱賢相。
謝朏以謝朏爲司徒。○梁主初徵朏。朏逃竄年餘。一旦輕舟自
出詣闕。以爲司徒。尚書令梁主幸其宅。賓語盡歡。朏固陳本志。不
許。朏素懼。煩不省職事。衆頗失望。

書法

朏於宋齊梁代謝之際。可謂清矣。齊初廢於宋後復仕齊。
爲侍中焉。今也逃竄年餘。一旦目詣。旣拜司徒。乃復不省。

賦賦

賦賦事則此出亦何爲哉。雖與典指同善。不至終有間矣。

謝朏

以僕射源懷爲行臺巡北邊。○賑貧民者殿最事之得夫。

懷通濟
目無
懷奏免
于祚

先決後聞。懷通濟有無飢民賴之沃野。鎮將于祚后之世。父與懷
通婚時。于勁方用事。勢傾朝野。祚頗有受納懷將入鎮。祚郊迎道
左。懷不與語。即劾奏免官。懷朔鎮將元尼雖與懷舊交。貪穢狼藉。
置酒謂懷曰。命之長短繫卿之口。懷曰。今日源懷與故人飲酒之。

飲酒升鼎
獄之所

源懷接抵

元七

坐非鞠獄之所也明日公庭始爲使者檢鎮將罪狀之處畢竟按

抵罪

銅梁吉翂

音分

請代父死梁主赦之○目馮翊吉翂爲原鄉令爲

吉翂撫成
代父

姦盜所誣逮繫廷尉獄罪當死翂年十五禮登聞鼓乞代父命梁主以其幼疑人教之使廷尉卿察法度訊之翂曰囚雖愚幼豈不知死之可憚顧不忍見父極刑故求代此非細故柰何受人教耶法度乃更和顏誘之終無異辭法度以聞上乃宥其父罪丹陽尹王志欲以歲首舉充純孝翂曰異哉王尹何量翂之薄乎父辱子死罪固當然若翂當此舉乃是因父取名何辱如之固拒乃止

書法

提梁請贖義不可書此何以書頭刑之與代死異矣故特

書除肉刑以著孝文之仁若吉翂之孝梁王之仁皆不可

故父子之

武帝紀

袁子

凡

曰

舜至舜與曾參可無遺憾矣而孟子僅以參爲可揚

子以事父母自知不足者惟舜此蓋本舜參之心而

言也人子於此其心寧有既乎今世俗事親不及古人之未節

而謂以自張

至廣求詩歌

以播繙繙

之譽乞哀當路

以邀門楔

之榮亦不知其何心矣梁吉翂不難以身代父死尤不欲以父

取名今之孝者乃借父以取其名因名而始初有吾父是以我

爲重於親也聞吉

翂之風可自愧矣

甲申

梁天監三年
魏正始元年

魏有獻雞雛四翼四足者世祖問侍中崔光

光上表曰

漢元帝時有雌雞伏子漸化爲雄冠距鳴將

距雞附尾骨關時所

用刺之將謂師領其羣也言雌雞

又有雄雞生角劉向以爲小臣

執政之象今雞翼足衆多亦羣下相扇助之象也臣聞災異之見

所以示吉凶明君覩之而懼乃能致福閭主覩之而慢所以致禍

或者今亦有自賤而貴關預政事如前世石顯之比者邪願陛下

進賢黜佞則妖弭慶集安後數日茹皓等伏誅魏主由是愈重光

明君乃能致福

明上重栗
信輕金玉

栗而養民
而安國

魏武帝書

國學

魏天旱。○目邢轡奏曰者明王重粟而輕金玉何則粟弔養民常不足苟非爲分限但恐歲計不充自今請非要須者一切不受魏主納之。○鑄後魏詔營結國學時魏平寧曰久學業大盛焉齊趙魏之間教授者不可勝數弟子著錄多者千餘人少者猶數百

州舉茂異郡貢孝廉每年愈衆

魏第九城
於北邊

梁置五經

博士

三漢登賢

莫非經術

魏築九城於北邊柔然侵魏源懷謂用夏制夷莫如城郭奏築九城梁天監四年魏正始二年春正月梁置五經博士立州郡學。○目梁主雅好儒術以東晉宋齊雖置國學而無講授之實乃下詔曰一漢登賢莫非經術服膺雅道立行成範貫淳湯儒教淪歇風節因樹抑此之由其置五經博士廣開館宇招納後進給其餼廩其射

接夢生往
雲門山受業

策通明者卽除爲吏又選學生往雲門山從何肩之子受業命肩之子選經明行修者以聞分遣博士祭酒巡州郡立學

梁如我所
昌
忠孝之道
如何

益州刺史鄧元起乞歸詔以西昌侯蕭淵藻代之元起營造裝糧儲器械取之無遺淵藻恨之又求其良馬不得遂因醉殺之而誣之以反梁主疑焉元起故吏羅研詣闕訟之梁主曰果如我所量也使讓淵藻曰元起爲汝報讐汝爲仇報仇忠孝之道如何貶號爲冠軍將軍贈元起征西將軍謚曰忠侯

按李延壽曰元起士勞之不圖禍後先陷冠軍之貶於罰已輕梁之政刑於斯爲失年之不永不亦宜乎

夏六月梁初立孔子廟

發明

立孔子廟是也然書初立則見前此未嘗立也江左累朝崇尚如此其有愧於拓跋氏多矣

魏有芝生於太極殿○同程光曰氣蒸成菌生於墟落濕穢之

氣發成菌

皇壽等於
山獄

地不當生於殷堂今忽有之誠足異也願陛下側躬審意惟新聖道節衣飲之樂養方富之年則委祚可以永隆皇壽等於山獄矣

時魏主好宴樂故光言及之

按崔光本名孝伯孝文賜名焉遷給事黃門侍郎甚爲孝文所知常日孝

伯才浩浩如黃河東流固今世之文宗也

崔光可謂
敢言

書法

此其書何著直臣也

崔光可謂敢言矣

五可圖

魏主足圖形城籠人震恐邢轡表於魏主曰今益州有五可圖

建康成都相去萬里陸行既絕而水軍非周年不達一也資儲空竭吏民無復固守之志二也蕭淵藻衰辰少年未洽治務所任皆少年三也蜀之所恃惟有効閭今已奪其險四也淵藻是術至親必無死理若克涪城必將逃走蜀卒驚怯弓矢寡弱五也魏主不從後足不能定蜀仄之姦梁○綱梁大有年○國米斛三十錢

梁大有年

尹氏曰自永平至此上下四百四十年間凡兩書大有一書大熟則他歲之歉爲可知是時梁武初政清明息兵省役故其效

若此

君必惠養
農

聖人食產
惠民

珠言一家之長必惠養子孫天下之君必惠養兆民今縣官鄣護河東鹽池而收其利是專奉口腹而不及四體也天子富有四海何患於貧乏弛鹽禁與民共之元魏邢轡奏曰聖人斂山澤之貨以寬田疇之賦收關市之稅以助什一之儲取此與彼皆非其心所謂資天地之產惠天地之民也竊謂宜如舊式魏主卒從琛議

邱瓊山曰

按宋儒胡寅折衷琛勰之言而斷之曰鹽之爲物天地自然之物所以養人也盡捐之民則縱未作資游

惰盡屬之官則奪民用而公室有近寶之害琛勰之言皆未得中道也官爲厲禁俾民取之而裁人其稅則政平而言息矣由是觀之鹽之爲利禁之不可也不禁之亦不可也要必於可禁不可禁之間隨地立法因時制宜必使下不至於傷民上不

至於損官民用足而
國用不虧斯得之矣

朝廷授此
非爲飾
韋叔法不可犯
合肥雖虎

○梁韋叡攻小峴未拔出行圍柵魏出數百人陳於門外叡擊之諸將皆曰向者輕來未有戰備徐還授甲乃可進耳叡曰魏城足以固守今無故出入於外必其驍勇苟能挫之其城自拔衆猶建疑叡稍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爲飾韋叡法不可犯也進擊敗之急攻拔其城遂至合肥及蕭宏呂僧珍遇魏軍不敢前魏人歌曰不畏蕭娘與呂姥但畏合肥有韋虎虎指
韋叡也

○丁亥梁天監六年魏正始四年梁將軍曹景宗豫州刺史韋叡大敗魏師於鍾離。○魏中山王英與將軍楊大眼衆數十萬攻鍾離縣名梁曹景宗冒義之隨方抗禦魏人苦攻梁主命韋叡救鍾離受景宗節度人畏魏兵盛多勸緩行叡曰鍾離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駕卒

魏人已陷
吾腹中

之鄉望

韋叔卿

將和師心

濟

濟

奔猶恐其後而況緩乎魏人已墮吾腹中卿曹勿憂也旬日至邵陽梁主豫勅景宗曰韋叔卿乃卿之鄉望宜善敬之景宗見叔卿禮甚謹梁主聞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因以火攻敗之英脫身走大眼亦焚營去緣淮百餘里屍相枕藉生擒五萬人資糧器械山積義之德景宗與叔卿設錢三十萬貫賂之景宗擲得雉叔卿擲得盧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五博最盧雉橫塞塞爲最下叔卿擲得盧本勝雉矣乃故反其子而作塞見能讓

不伐羣帥爭先告捷叔卿獨居後世尤以此賢之

書注

並書嘉一將也非景宗之能讓韋叔卿之能讓不至是矣並書二將所以晉師克之在和也

不知得上佐何如人

魏以李崇爲揚州刺史。○崇多事產業長史辛琛屢諫不從遂糾之詔並不問崇謂琛曰長史後必爲刺史不知得上佐何如人耳琛曰若萬一叨忝得一方正長史朝夕聞過是所願也崇有

胡多聞過是所願

顏色

劉翌以徐勉爲吏部尚書。○徐勉精力過人，雖文案堆積，坐客充
滿應對如流。手不停筆，嘗署門戶，夜集客求官。勉正色曰：「今夕止
可談風月，不可及公事。」時人咸服其無私。

今夕止可
談風月

時人咸服

其無私

書法

書勉何善其職也。梁世書以爲吏部尙書者勉而已。

劉翌以臨川王宏爲司徒

王宏爲司
徒

發明

始書遣安帥師伐魏。繼書蕭宏逃歸。今書以宏爲司徒，見其有罪不誅，宜黜而賞也。

劉翌戊子

梁天監七年魏永平元年秋七月

魏立貴嬪高氏爲后

先是魏尙書令

固諫不聽，高肇貴寵用事，怨讐數譖於魏主殺之。

劉翌己丑

梁天監八年魏永平二年

梁主祀南郊

○時有請封禪者，著作佐郎

許懋建議

舜柴岱宗是爲巡狩而鄭元引孝經鉤命決云封於

聖王不須
封禪
非盛德事
不足爲也

泰山者績柴燎禪乎梁甫刻石紀號此緯書之曲說七十二君燬人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鐫文告成安亦甚矣若聖主不須封禪若凡主不應封禪秦始皇嘗封泰山孫皓嘗封國山皆由主好名於上而臣阿旨於下非盛德之事不足爲法也上嘉納之

許懋學奇
謂正

胡致堂曰

封禪之事漢唐之君往往行之曾無一人建
議明白如許懋者賢哉想乎其學可謂正矣

魏復取三關

三關平靖武陽廣峴也皆在信
陽界南北朝分疆之要害也

○三魏中山王莫

三關相須
如左右手

將取三關元策之曰三關相須如左右手若克一關兩關不待攻

而破攻難不如攻易宜先攻東關六日而拔進取廣峴及西關梁

將馬仙琕等皆棄城走梁主使韋叡救仙琕至安陸增築城二丈

餘更開天塹起高樓眾頗議其怯叡曰爲將當有怯時不可專勇

爲將當有
怯時

英急追仙璣將復鄧陽之恥聞竅至乃退

以愛惠爲本所居必有
政績將兵仁愛士卒首羣未立終不肯舍作寵未成亦不先食

被服同於儒者雖臨陣玄鋒當緩服乘輿執竹如意以麾進止

綽梁主遣使求成於魏

魏主不肯

○初

魏主遣董紹慰勞叛城

梁主不允
先言
勿民上豈
可不思此

梁主召見遣還且曰戰爭多年民物塗炭吾是以不恥先言卿宜

備申此意夫天立君以爲民也凡在民上豈可不思此乎紹還魏

主不從

言之魏主不從

梁主不允
之言

書法求者何卑辭也不肯者何忍辭也梁主曰戰爭多年民物

塗炭吾是以不恥先言此仁人之言也梁主爲民屈而魏主

不從梁魏之
仁不仁分矣

綽魏主親講佛書作永明閉居寺

書講佛始此

○時魏主專尚釋氏

不事經術中書侍郎裴鍊儒上疏曰漢光武魏武帝雖在戎馬之間未嘗廢書先帝遷都行師手不釋卷良以學問多益不可暫輟

學問多益
不可輶

故也陛下親講大禮靡蔽俱開然五經治世之模楷應物之所先
伏願五覽兼存則內外俱周矣弗聽由是遠近承風無不事佛比
及延昌宣武年號州郡共有一萬三千餘寺

敷清江曰

裴延雋可謂善於開導君心矣蓋好佛乃魏主之綱

漏意於此豈昔從而遽絕之哉今乃勸其五覽兼有使魏主讀書日久則雅鄭可分鼠璞自辨而佛氏寂滅之教將不久而廢矣噫安知其入乎此

而不出于彼也哉

續

辛卯

梁天監十年
魏永平四年

梁以張稷爲青州刺史

○

稷會殺東昏侯

以功大賞薄付宴酒酣怨望形於辭色梁王曰卿兄殺郡守弟殺
其君有何名稱稷曰臣乃無名稱至於陛下不爲無勳東昏暴虐
義師伐之豈在臣而已上捋其鬚曰張公可畏人乃以爲